

走出文革連載 10

走出文革

救鬼秘方

(接上一期)

反思這個詞如今很時髦，或許，文革初期一大批青年學生被荒唐地打成反革命也應成為否定文革時需要反思的一段歷史。

(原載萬象雜誌 2008年11月)

附：“菜單”出爐前後(摘要)
曹賢文

最近，邱心偉同學將葉志江一篇文革回憶錄《救鬼》熱心推薦給我。難得葉兄有如此雅興，將深陷囹圄、慘遭批判的一段歷史繪聲繪色地娓娓道來，令讀者忍俊不禁。而個中酸楚，局外人却未必能深刻體會。

招致葉兄飛來橫禍的罪證，自然就是當年清華園著名的大字報《鬼大夫救鬼秘方》。如今葉兄談及動機，竟與另一篇大字報有關。因而若究其始作俑者，在下是也。當年批判葉兄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令我不僅後怕，也時而感到內疚。後怕的是這些批判的對象原本可

能是我；內疚的是如今令葉兄代我受過（當然我那時還未見過葉志江）。

我炮制過的那篇大字報，實際並無篇名，不過既然大家都稱它為“菜單”，我也就從衆了。大家看，一個“菜單”，一個“藥方”，像不像今年春晚的“英倫配”？

說實話，在這之前所寫的大字報，有點兒像現在流行的官話、套話和車轆轤話，連我自己都想不起來了，貼出去是否有人看都不知道。于是在我的潛意識中開始啟動一個計劃：能不能寫一張有分量的大字報？

躺在床上忽然想起，飯館無論大小，幾乎統統宣傳自己“應有盡有、五味俱全”。我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見過的（也許是潛移默化侵入我的記憶的？不得而知），反正“應有盡有、五味俱全”這八個字在腦中逐漸清晰起來。這個不經意的發現，使我很興奮，它激發起我的靈感，也許這就是我需要的主題？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把全部

思緒集中起來，終於誕生了腹稿。衆所周知，“三家村”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創作雜文的平

臺，後來成了其三人反黨集團的代稱。以“三家村”稱呼蒯大富、鮑長康、劉才堂，儘管反黨帽子有點兒大，應該不算不貼切。

以下，就是菜單了。這也就是現在大家將之稱為“菜單”的原因吧！最初想到的菜名大概有：“螻蛄當車”、“渾水摸魚”、“偷梁換柱”、“狂犬吠日”、“狼子野心”、“機關算盡”、“欲蓋彌彰”、“以卵擊石”、“賊心不死”、“蠱惑人心”、“狼心狗肺”、“鼠竊狗偷”、“狗急跳牆”、“三寸不爛之舌”、“蝦兵蟹將”、“烏合之衆”……等等。

大字報完成了，我們回過了署名，而加了一條注：這是無八二班無產階級革命派在蒯大富家的後院找到的。

第二天早上，這張大字報被覆蓋了。而且沒露出一丁點兒痕迹，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按照慣例，一篇大字報至少應保存三天，而我們的大字報似乎受到了特別的關

照，沒有過夜就“夭折”了。於是一種不祥的感覺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隨後，葉志江的大作《鬼大夫救鬼秘方》就問世了。大字報貼在新水利館正門的北面，與我們的“菜單”故地隔路相望。說真的，我很佩服葉兄的文采，“藥方”比“菜單”水平高多了。畢竟“菜單”中的菜名都是杜撰的，而“藥方”最大的長處就是很專業，沒有坐過堂的江湖郎中絕對開不出這麼嚴謹的診斷記錄和處置藥方。

我並不是第一時間（甚至不是當天）拜讀的，當時還在想，藥方中是否含有“長壽”的秘訣，以致存在了這麼久？答案很快就見分曉了，不久在“藥方”旁邊貼出一張新的大字報，記得題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從此，清華的大批判就有了新的目標。詳情請參閱葉志江的《救鬼》。

聽說葉兄還有一篇回憶錄曰《救美》，想必是《救鬼》的姊妹篇。我與葉兄緣分不淺，其“雙救”竟然都與我有關，因其救美我與葉兄有了“半面之交”。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武鬥中我在科學館，知道葉志江被俘一事，但不知還有這樣一段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葉志江做了“戰俘”，必然要受審。可能因為我在科學館的兄弟之中年齡稍長，閱歷稍深，所以受命擔當了初審的“審判長”大任（之所以稱為“半面之交”，是因葉志江在受審時被蒙住了雙眼，我能看見他，他却看不見我）。

徘徊在生死之間

2007年12月初的一天，清華教授黃萬裏的女兒黃肖路女士突然從美國打電話給我，詢問我在文革時期的一些經歷。

當黃肖路得知我所遭受的磨難後，她問我：“你從來沒想過自殺？”自殺是文革中人們逃離苦難的現實世界最常見、也是最便捷的一種方式。許多自殺的事例都發生在文革初期，因為人們難以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經受住個人命運的突然逆轉。

鄧拓、吳晗和老捨，許許多多名人、要人在受辱之後選擇了這一

條路，自殺了。當然，文革時自殺的無名之輩更是不計其數。

他們死得幹脆，在生死之間徘徊的時間可以小時或天數計算。也有很多自殺未遂的，有名的如大將羅長子和鄧家大公子，這無疑地延長了這些人徘徊的時間，短則數月，長則數年、數十年。也算是一種報應，江青最後選擇了這同一條路離開這個世界。

當我在生死之間徘徊時，我有過很多離奇的想法，但我倒是從來沒有動過自殺的念頭。這大概有點像魯迅說過的那樣：名列於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文革初，我被游鬥、戴高帽子、潑墨汁，被關在宿捨裏供絡繹不絕

的人前來觀賞。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對我極盡挖苦嘲弄之能事，大大小小的批鬥會更使我有口難辯。一夜之間，我從清華園中最“紅”的學生變成最“黑”的人。這一落千丈的變化將我推到了生與死的懸崖邊上。

要是想自殺，我當時可以找出上百條自殺的理由。但我沒有自絕於人民，而是荒謬地夢想突如其來的一場戰爭將眼前的一切都化為烏有。說得雅一點，就是來一個玉石俱焚，和人民同歸於盡。好在那些批鬥我的人縱然可以編造出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也萬萬想不到我會反動到希望發生戰爭。

我當然軟弱和害怕過。

這種軟弱和害怕並非來自肉體上的折磨，也並非來自對今後命運的擔憂。對於不諳世事的而言，後者僅是一種虛幻的感覺，並不深切。文革初被批鬥時我雖挨過打，但同清華百日大武鬥時我在科學館黑牢中所遭受的七次毒打相比，算是小巫。

我感受到的是一種被唾棄、被羞辱後心理上的軟弱和害怕。

這種心理上的軟弱和害怕使得對所愛之人的情感上的依戀成為許多人生死之間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某日晚上，趁看守不在，我從宿捨溜出去尋找女友，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在漆黑的夜幕下，我和她坐在一條小河溝邊上交談。

河溝邊雜樹叢生，淺淺的流水將校園分割成東西兩區，我住東區她住西區。當我們坐在這條“界河”邊上時，我未曾料到一條無形的鴻溝正在將我們分隔成敵我雙方。

我急切地向她解釋那些對我的揭發都是不實之詞，希望她為我作證，但她很茫然，淡淡地答我：“我並沒有一直在你身邊，那些事我也不知道。”

猶如五雷轟頂，我明白我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正在塌陷，那是我最為恐慌和害怕的一個晚上。（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10

南京·東京(九)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轉機就在絕望前——拼湊來的培訓班

8.拼湊來的培訓班

等待是一種折磨，很考驗人的耐性。當初辦理出國手續長達一年多的等待使劉洪友心有餘悸。而今，他又為等待日本友人的回信寢食難安，尤其晚上，每當想起這些就難以入眠。儘管原直義的解釋很合理，但還是沒有起到安慰劉洪友的作用。劉洪友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苦思良策。他突然想起田原老師提起的石川英子，好像還給了她的電話。不能坐以待斃，要主動出擊。想到這裏，劉洪友馬上翻身下床，終於在本子上翻到了這個電話號碼。

第二天一大早，劉洪友就跑到附近的電話亭，按照田老提供的號碼給石川英子打電話。很湊巧，電話馬上就通了，接電話的石川英子聽對方說的是中文，也馬上改用中文和劉洪友對話。雖然隔着話筒，但聽到熟悉的母語，劉洪友感到十

分親切。考慮到劉洪友剛來日本不久，還不熟悉東京的交通，住在石神井公園的石川英子決定親自起來池袋與劉洪友見面。

石川英子跟隨中國丈夫在北京工作了二十八年，退休後回到日本，在東京開了家公司——中央物產株式會社，專門做中日之間的水產貿易。她任公司會計，業餘時間翻譯中日書籍。

劉洪友迫不及待地早早來到約定地點。他左顧右盼，在人群中尋覓着，張望着，還不停地低頭看表，旁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在等人。離約定時間還差兩分鐘的時候，一位六十多歲的女士徑直走過來用中文問道：“你是劉洪友先生嗎？”不用說，這位女士就是石川英子。

石川英子雖然年過六旬，但是妝容精緻，衣着考究得體，舉手投足中散發着知性和優雅，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高雅氣質。雖是初次見面，却讓劉洪友頗有親切感。她非常了解中國人的習慣，那時候中國還比較窮，見面打招呼最常用的話是“你吃了嗎？”其實對方並不是想請你吃飯，祇是吃飯飯在當時的中國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已經關心了五千年，還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善解人意的石川英子將劉洪友帶進了附近一家“五月面”料理店，請他吃飯。還沒到飯點，店裏的客人不多，正好便于談話。她要了兩碗什錦拉面，裏面的香腸、蝦仁、鵪鶉蛋、大白菜都是劉洪友的最愛。吃着熱騰騰的面條，聽着石川英子句句暖人的話語，劉洪友感到冬天不再寒冷，渾身暖洋洋的。

“我剛從中國回到日本，還沒

有來得及回信，打算下午給你回信呢，你的電話就到了。”石川英子說。日本人過年放長假不喜歡待在家中，喜歡到外地旅行。

劉洪友叙說了來日後學語言、打臨工、幹苦力的經歷，以及目前的窘境，表達了自己想學習、鑽研書法的想法。

石川英子說：“看了田原先生的來信，知道你在中國已經是有名氣的書法家，還是揚子江書畫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你剛到日本，目前打工也祇是權宜之策，你還是應該去追尋你的理想和目標。”

劉洪友點點頭，表示同意對方的觀點。

石川英子繼續說：“在日本看一個書道家的成就，不光看他在書道組織裏擔任什麼職位，重要的指標是有多少學生。這一點跟中國有點區別，所以有成就的書道家都在教書法，帶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自然學生越多名氣越大。反過來，老師名氣大，學生也越多，這是相輔相成的。你既然是中國的書法家，為何不能帶學生呢？教學生也是收費的，可以解決你的生計問題。”

劉洪友說：“我能教學生，可是在東京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不知從何做起，不知道招生渠道，沒有辦學地點，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不知如何解決。”

石川英子說：“請給我點時間，我來想想辦法。”

轉眼已經是中國的春節，按中國人的傳統，在外的游子不管千里萬裏，不管千辛萬苦，也不管事業打拚得是否成功，都要放下手邊的工作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此刻，飽受挫折的劉洪友更加想念國內

的親人。他與太太羅華在上一封書信裏約定，大年三十晚上吃過年夜飯後，九點整通電話。用這種方式與太太團聚，雖是無奈之舉，却也不失浪漫。

遠在中國南京的羅華同樣也盼着這一天、這一時刻的到來。與丈夫分開雖然時間不長，期間也有書信往來，但她更想聽聽他的聲音，與他說上幾句體己的悄悄話。羅華想到這裏臉都有點紅了，好在沒有人發現她的心思。她轉念又想，自己的公公婆婆也想兒子，兩個大姑子也多次詢問弟弟的情況，不如讓他們一起去接電話，讓劉洪友與全家人在越洋電話裏相聚。出自名門受過良好家庭教育的羅華，考慮問題總是想着別人，顧大局識大體，因此不管在婆家還是在單位都有好人緣，受人尊敬。

羅華的單位是南京搪瓷廠。那時候的搪瓷盆、搪瓷碗、搪瓷杯是中國普通家庭最常見的日用品，廠裏的經濟效益不錯，她在辦公室做的是工人羨慕的行政工作。全廠祇有一部電話，就在她管的辦公室鎖着。大年三十吃過飯，羅華抱着孩子，帶着公公婆婆及姐姐一起來到了新橋的單位辦公室，等劉洪友來電。

劉洪友買了一張可以通話十分鐘的國際電話卡，進了電話亭發現時間還沒到九點。他做任何事總是習慣寧早勿晚，正好利用這段時間想想跟太太說些什麼。總之，總的原則肯定是報喜不報憂。這時候劉洪友心中是酸楚的，來日本之前對可能遇到的問題考慮不足，以至于面對現實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如今這般處境，令他內疚、自責，怎麼面對為家庭付出而且對自

己抱有巨大希望的太太呢？

羅華帶着一家老小與門衛打了招呼，來到辦公室。九點整，電話鈴準時響了。羅華迅速抓起電話，說：“洪友，我是羅華。”剛講這第一句話，已經清然淚下。

“你在日本還好嗎？”

“挺好的。日本話我已經能講不少了，跟他們對話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你身上祇有6000日元，這日子怎麼過的啊？”

“我天天吃壽司、魚還有大蝦，日子過得不錯。對了，我刻印還賺了4萬日元。”

“我擔心你的胃病，你身體怎麼樣？”

“沒事，胃病一直沒有犯。”說到這裏，劉洪友有點忍不住了，接着說，“我想你。”

羅華抹了把眼淚，提醒劉洪友說：“我知道的，你信裏都說了，在這就不要說了。”全家人正聚精會神聽着，她怕劉洪友再說出肉麻的話，於是提醒說，“爸媽、姐姐都在這裏呢！我讓他們跟你說幾句。”

父母、大姐、二姐一個個輪着說完，最後把話筒交給羅華時，離十分鐘結束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廠區附近突然響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聲，羅華對懷裏的女兒一竹說：“快叫爸爸！”

一竹當時也許并不知道電話裏裝着爸爸，也許對爸爸沒有任何概念。旁邊的長輩們也七嘴八舌地跟着提醒：“一竹，叫爸爸！”一竹不知所措地叫了聲“爸爸”，然後哇哇大哭起來。

聽到女兒稚嫩的呼喚和哭聲，劉洪友再也無法控制情感的閘門，在電話裏哭了起來。（未完待續）